



福

1000

米元章

章次

奇絕陛下

上天梯

俊人

擲筆大言

刷字

請硯

元章一

蘇君亭



書畫兩學博士

捕蟬

河壩石

拜石

澄淡使著

弄石

墨池寶藏

畫艇行間

張帆遁去

洗靴洗藻火

蟒精

露帽

三

大

長柄銀斗

唾點磨墨

元章二

綠君亭

眠石

放筆兩拜

河豚鱗本

黃實師遺小龍團

段拂

瀑布

遷坐

相石

甘露哥哥

親穴

墨王

提筆

與子瞻易書

臨搨

提書去人丈餘

分類帖

追想筆法

畫松

知公不盡

天畱米老庵

淨名齋

登金山

天開海岳

鹿門居士

長壽庵

竹簡

孔子爲佛

甘露寺石真

命居爲寶晉齋

自寫真

自畫宅圖

米家書畫船

元章四

綠君亭

卜居

中秋登海岱山樓

稻孫樓

借亦不出

書法

自薦

敘畫史

敘書史

硯山圖

閱書帖

辯帖

跋褚臨蘭亭

跋歐率更史事帖

軟裏

跋自畫雲山圖

顧愷之維摩

評書

李成

褚帖

士夫好畫

雷馬渡采石磯

蘇子瞻墨竹

老子

董源

勸戒

天下偉觀

遮壁汚壁

收畫

鑒閱

橫掛三尺幅

書畫以時卷舒

好事

無名人畫

真絹

絹

印不可偽作

用印

畫帶

軸

又軸

不須背裱

紙畫不可絹背

自評小字

隸典

壺嶺

榜字

字格

思澀

入妙

率意寫碑

石刻不可學

隨好深淺

時易

蔡君謨筆法

辟支佛

十紙說

用品

樣品

端州巖石

舉拂

來生爲寺伽藍

米元章

奇絕陛下

元章初見徽宗於瑤林殿上命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滴召元章書之上出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賜酒果元章乃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飛動知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絕陛下

胡東吳毛鳳

子晉輯



上大喜。盡以硯匣鎮紙之屬賜之。尋除書學博士。

上天梯

米元章仕宦久不偶。晚節大臣薦對。嘗有詩曰。笏引上天梯。鞘鳴奮地雷。誰云天尺五。親見玉皇來。或問其意。答曰。初叩軒陛。閣門臣僚以笏引之升殿。此上天梯也。

俊人

一日崇政殿對事畢。手執札子上。顧視令畱椅子下。米乃顧集殿云。皇帝叫內侍要唾壺。閣門彈奏上云。俊人不可以禮法拘。

擲筆大言

徽宗命元章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畢擲筆於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古。徽宗潛立於屏風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歎賞。

刷字

元章

綠君亭

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元章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曰卿書何如曰臣書刷字

請硯

徽宗取弁山奇石置之艮山名曰艮岳時米芾爲書學博士召令書一大屏上指御前一端州石硯使就用之書成芾捧硯請曰此硯曾經賜

臣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舞蹈以謝抱負趨出餘墨霑袍袖喜動顏色上復笑曰顛名不虛得

書畫兩學博士

崇寧三年甲子六月制詔今四方承平百揆時序小大之政畢舉增光繼志曠古絕無獨書畫之學未有高世絕人之風始勸勵之不至也其議投試簡拔之法著爲律令建官養徒庶幾異

時彬彬者有紀焉。是時元章名能書，適官太常，獨膺簡在。遂除書畫兩學博士，奉詔作黃庭小楷，旋加褒美。繼進所藏法書名畫，皆不下一品。優詔答之，賜白金緡錢甚腆。

捕蝗

米元章令雍丘蝗大起，鄰縣尉司禁瘞，後仍滋蔓。責保正併力捕除，或言盡緣雍丘驅逐過此，尉移文載保正語牒行雍丘，請勿以鄰國爲壑。時元章方與客飲，視牒大笑，題紙尾答云：蝗蟲原是飛空物，天遣來爲百姓災。本縣若還驅得去，貴司却請打回來。傳者莫不大噱。

河壩石

米元章爲臨江太守，守壩須日聞有怪石在河壩，莫知其所自來。人以其爲異而不收取，公命移至州治，爲燕游之玩。石至，遽命設席拜於庭下。曰：吾欲見石兄二十年矣。言者以爲罪，坐是罷。

去

拜石

元章知無爲軍。見州廨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呼曰石丈。言事者傳以爲笑。或語芾曰。誠有否。芾徐曰。吾何嘗拜。乃揖之耳。

澄淡使著

芾崇寧初爲江淮制置發運司。勾當直達綱運。置司真州大漕。張勵深道見其漫然玩世。不能俯仰順時。深不樂之。每加形跡。芾不能堪。會蔡元長拜相。芾知已也。走利僕慙於元長。乞於銜位中削去制置發運司五字。仍降旨請給序位。人從竝同監司。元長悉從之。遣僕持敕命來。芾旣得之。閉戶自書新刺。凌晨拜命畢。呼殿徑入。抵張公之廳事。張驚愕莫測。及展刺。卽均敵之禮。始知所以。旣退。憤然語坐客云。米元章一生澄淡。今日乃使著矣。

弄石

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入玩。則終日不出。楊次公爲察使。因往廉焉。正色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米徑前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峰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妙。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卽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

墨池寶藏

元章出守無爲州。刻墨池二字。及寶藏二字。徑二尺許。皆有神勢。至今在無爲州。州有太守泉。舊景福寺地。元章咏詩云。甘泉如惠山者。是也。畫艇行間。

米芾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羈士夫共目之曰米顛蔡魯公深喜之嘗為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去一日以書抵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畱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魯公笑焉蔡條得是卷而藏之

張帆遁去

長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利也唐沈傳

師有道林詩大字猶掌書牌藏其寺中常以小閣貯之米元章為微官時游宦過其下艤舟湘江就寺主僧偕觀一夕張帆攜之遁去

洗靴洗藻火

朝靴偶為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在太常博士時奉祀太廟迺洗去祭服藻火坐是被黜

麟精

元章

綠君亭

元章知無爲軍每雨暘致禱設宴席於城隍祠
東向坐神像側舉酒獻酬往往獲應得新茶果
輒以饋神令典客聲諾傳言以致之間有得緡
錢於香案側若神勞之者嘗晨興呼譙門鼓吏
曰夜來三更不聞鼓聲吏言有巨白蛇纏繞其
鼓故不敢近米領之叱吏去不復問故郡人疑
其蟒精至今傳之又鑿墨池嘗治事池上鼃聲
聒人因取瓦書押字投之池由是鼃不鳴

露帽

元祐中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
欲置從者之手恐爲所澆旣坐輜爲頂蓋所礙
遂撤去露帽而坐

吾從衆

子瞻在維揚設客十餘人皆天下士米元章亦
在坐酒半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米爲顛願
質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大呼

芾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卽投此江歿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與之

長柄銀斗

元章盥手以銀爲斗置長柄俾奴僕執以瀉水於手呼爲水斗已而兩手相拍至乾不用巾拭

唾點磨墨

周仁熟與芾交契一日芾言得一硯非世間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而識之答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眞贗各半特善誇耳芾起取於笥周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芾喜出硯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未知發墨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磨墨芾變色曰一何先恭後倨研汚矣不可用爲公贈繼歸之竟不納又元

章嘗以端硯呈子瞻子瞻故唾之因以爲遺

眠石

僧菽周有端州石屹起成山其麓受水可磨米後得之抱之眠三日屬子瞻爲之銘

放筆兩拜

元章爲人親舊書有密於牕隙窺其寫至芾再拜卽放筆於案整襟端下兩拜

河豚贗本

楊次翁守丹陽元章過郡畱數日而去元章好摹易他人書畫次翁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爲君作河豚其實他魚元章遂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無疑此贗本耳其行送之以詩有淮海聲名二十秋之句林子中見之謂次翁曰公無乃過歟次翁笑曰二十年來何處不知有米顛子耶

黃實師遺小龍團

元章

綠君亭

黃實師自言為發運使時大暑治清淮樓見米
不續鼻自滌硯於淮口索篋中一無所有獨得
小龍團二餅亟遣人遺之赴其滌硯未畢也

段拂

芾嘗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
矣又去塵真吾壻也以女妻之

瀑布

元章嘗大字書曰君有瀑布詩古今賽不得最

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其後自題云蘇子瞻曰
此是白樂天奴子詩見者絕倒

遷坐

宗室華原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大會賓客獨設
一榻待元章使數卒鮮衣袒臂奉其酒饌姬侍
環於他客杯盤狼籍久之亦自遷坐於衆賓之
間

相石

元章

綠君亭

米南宮相石法曰瘦曰秀曰皴曰透

甘露哥哥

漫士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問露兄故實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

親穴

米好奇怪當平世葬其親潤州山間不封不樹嘗自詫於人言莫有知其穴者

墨王

元章藏晉唐真蹟稱曰墨王無日不展於几上手不釋筆臨學之夜則以小笈寘枕傍

提筆

陳寺丞伯脩子也嘗於枕屏效元章筆蹟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伯脩命出拜元章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扆贊表筆

元章

綠君亭

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
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無他每作字時不可一
字不提筆久當自熟矣

與子瞻易書

元祐末元章知雍丘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
具飯餉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
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傍子瞻見之大笑就坐
每酒一行卽伸紙共作字以二小史磨墨幾不
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
自以爲平日書莫及也

臨搨

米元章書畫奇絕從人借古書自臨搨臨竟併
以臨書真書還其家今自擇其一而其家不能
辨也以此得人古書畫甚多東坡屢有詩譏之
云畫地爲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饒水又云錦
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擬聖智又云巧儉豪

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虎頭山谷和云百家傳本略相似如月行天見諸水又云拙者竊鈎輒折趾皆言元章好奪取人書畫也

捉書去人丈餘

子瞻嘗疑元章用筆妙一時而所藏書真偽相半元祐四年六月與張致平同過元章致平謂吾公嘗見親發鎖兩手捉書去人丈餘近輒掣去者乎元章笑遂出二二三長史懷素輩十餘帖

而後知平日所出皆苟以適衆目而已

分類帖

元章帖十二冊各以其類為冊如手簡家書詩文各分類聞是韓侂冑家故物中間韓魏公家園池詩各有闕古珍玩大印其後歸史衛王府凡如此者五十六冊一一精好米帖家書內有與友仁者有與寅哥者所謂虎兒是也花押乃兩樣

追想筆法

關蔚宗有褚河南所撫虞永興枕臥帖落筆精微僅如絲髮既存骨氣復有精神元章見而愛之崇寧間遇其子長源於京口時蔚宗已下世元章從長源求此帖長源靳之曰惟得公陸探微師子乃可從之長源復靳曰此畫不足以當此帖更得公案上盈尺硃砂乃可又從之長源又靳之曰細思二物皆有愧於虞帖非得公頭不可元章乃移書曰頃在揚州蔚宗待我甚厚示以此帖追想筆法寫一通去較其所藏妙若刻楮不復能辨

畫松

李驥元俊家藏元章二畫其一紙上橫松梢淡墨畫成鍼芒千萬攢鎔如鐵今古畫松未見此製其一乃梅松蘭菊相因於一紙上交柯互葉而不相亂題其後云與大觀學士步月湖上各

元章

綠君亭

分韻賦詩。帝獨賦無聲之詩。蓋與李大觀諸人
夜游潁昌西湖之上也。

知公不盡

子瞻自海外歸。與元章書云。嶺外八年。親友曠
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
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
積年瘴毒耶。及得寶月庵賦。琅然一誦。恨二十
年相從。知元章不盡。元章答云。更有知不盡處
也。脩揚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游。異時相見。乃知

天雷米老庵

米元章居鎮江。常在甘露寺。榜其所曰米老庵。
一日甘露大火。惟李衛公塔及米老庵獨存。元
章作詩云。神護衛公塔。天雷米老庵。

淨名齋

元章喜登覽山川。擇其勝處。立宇製名。來者莫

元章

綠君亭

能廢作淨名齋於北固山下自爲之記

登金山

元章登金山賦云浮玉掩露石簾落潮

天開海岳

元章甘露寺詩石刻在多景樓中天開海岳四

字在海岳庵庵亦元章建在山之西麓後燬乃

移建於城東利涉門內

鹿門居士

元豐間米老自號鹿門居士其印文云火正後

人蒂印

長壽庵

元章書長壽庵三字後題兩句人是西方無量

佛壽如南極老人星不知古人詩句或元章自

作也

竹簡

竹簡之法絕而不傳元章得古簡以竹聿行漆

元章

綠君亭

如法更制

孔子爲佛

元章寫高麗經以孔子爲佛顏淵爲菩薩

甘露寺石真

元章以所珍硯山易蘇學士家甘露寺地結庵其中自號海岳日吟哦其間爲京口佳絕之觀遨衍三山賦詠略遍如甘露悼古詩臨金山賦焦山明應祠銘其猶彰著者也自寫其真刻石甘露其子友仁爲贊

命居爲寶晉齋

予白首收晉帖止得謝安一帖開元建中御府物右軍二帖正觀御府印子敬一帖有褚遂良題印又有丞相王鐸家印記及有顧愷之戴逵畫淨名天女觀音因命所居爲寶晉齋朱長文收錦織成諸佛闊四尺長五六尺上有織成牌子題晉永和年造與予家一古書囊織成山水

元章

綠君亭

神僊錦一同雲鳳山禽猿鹿如畫也

自寫真

元章自寫真。世有三本。一本服古衣冠。曾入紹興內府。有其子友仁審定。贊跋云。先子管手寫。晉唐間忠臣義士像數十本。張於齋壁。一時好古博雅。移摸流傳甚多。至今尚有藏之者。此卷自寫真也。一本蘇養直題云。米禮部人物瀟散。有舉扇西風之興。一本唐裴據案執論十七帖。

須第二重掛唐筆爲襯乃可掛也

鑒閱

鑒閱佛像故事圖以勸戒爲上其次山水有無窮之趣先以煙雲霧景爲佳其次竹木水石其次花鳥至於士女翎毛貴遊戲闕殊不入清翫家具服

橫掛三尺幅

予嘗與李伯時分布次第作子敬書練裙圖圖

成乃歸權要。竟不復得。予又嘗作支許王謝於山水間行。自挂齋室。又以山水古今相師。少出塵格。因信筆作之。多煙雪掩映。樹石不取工細。意似傾已。知音求者。只作橫掛三尺軸。惟寶晉齋中懸雙幅成對。長不過三尺。標出乃不爲椅所蔽。人行過肩。汗不著。更不作大圖。無一筆李成關同俗氣。

書畫以時卷舒

文彥博以古畫背作。屢意在寶懔。然貼絹背著。綳損愈疾。今人屏風俗畫。一二年卽斷裂。恰恰蘇落也。匣是收壁畫製書畫。以時卷舒。近人手類自不壞。歲久不開者。隨軸乾斷裂脆粘補不成也。

好事

好事者家多貲力。貪名好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所謂賞鑒。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

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翫。如對古人。雖聲色之奉。不能奪也。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亦不可看畫。卷舒不得其法。最為害物。

無名人畫

唐畫張志和顏魯公樵青圖。在朱長文處。無名人畫甚佳。今人以無名為有名。不可勝數。故諺云。牛即戴嵩。馬即韓幹。鶴即杜荀。象即章得是也。

真絹

真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彩色如新。惟佛像多經香煙薰損本色。

絹

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以熟湯半熟入粉。搥如銀版。故作人物精彩入筆。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麓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閻令畫。世所存者皆生絹。南唐畫

皆麓絹徐熙絹或如布

印不可偽作

畫可摹書可臨而不可摹惟印不可偽作作者必異王詵刻勾德元圖書記亂印書畫予辨出元字脚遂伏其偽木印銅印自不同皆可辨

用印

予家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真跡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真實印米芾秘篋印寶晉書印

米姓翰墨印鑒定法書之印米姓秘翫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已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絕品玉印唯著於書帖其他用米姓清翫之印者皆次品也無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雖參用於上品印也自畫古賢惟用玉印

畫帶

線褊條闊指半絲細如綿者作畫帶不生毛以

元章

綠君亭

四一
刀刺標中開絲縷間套挂標後卷卽縛之又不在畫心省損畫無摺帶隱痕尋常畫中多中損者縛破故也書多腰損亦然略略縛之烏用力必不損畫

軸

檀香碎濕氣畫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而無糊氣又辟蠹也若玉軸以古檀爲身檀身重今却取兩片剝中空合柄軸鑿乃輕輕不損畫常卷必用桐杉佳也軸重損絹軸不宜用金銀旣俗且招盜若桓靈寶不然水晶作軸掛幅必兩頭墜性重蜀青圓錢雙鸞錦最俗不可背古畫只背今人裝堂亦俗也

又軸

蘇木爲軸以石灰湯轉色歲久愈佳又性輕角軸引蟲又開軸多有濕臭氣檀犀同匣共發古香紙素旣古自有古香也

不須背裱

古畫若得之。不脫不須背裱。若不佳換裱一次。背一次。壞屢更矣。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采花之穠豔蜂蝶。只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或失之也。

紙畫不可絹背

紙上書畫。不可以絹背。雖熟絹。新終硬。文縷磨。書畫面上成絹紋。蓋取爲骨。久之紙毛。是絹所磨也。用背紙書畫。日月損磨。墨色在絹上。王晉卿舊亦以絹背書。初未信。久之取桓溫書看。墨色見磨在紙上。而絹紋透紙。始恨之。乃以歛薄一張蓋而收之。其後不用絹也。

自評小字

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惟家藏真蹟跋尾間。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旣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爲

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爲祖也

書至隸興

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如百物之狀活動完備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足之勢而三代法亾矣

壺嶺

林希逸送予詩壺嶺共傾銀雪水墨王猶展玉

樓風壺嶺謂予硯山也又劉巨濟收右軍子鸞帖作贊見寄其略曰執黑帝矩作黑風雨大尺許星五十五奇文也

榜字

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頭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予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也

元章

綠君亭

字格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在布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拙。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若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是病也。

思澀

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見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

入妙

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迺入妙。別為一好。縈之便不工也。

率意寫碑

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脩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碑。乃有真趣。不陷醜怪。真字甚易。惟有體勢難。謂不如畫竿。

子之勻其勢活也

石刻不可學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非已書也故
必須真蹟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
字故會主人意脩改波撇致大失真惟吉州廬
山題名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倣作
之差乃知顏出於褚也夫真蹟皆無蠶頭燕尾
之筆與郭知運爭坐位帖有篆籀氣柳與歐爲
醜怪惡體但其弟公綽乃不俗於是筋骨之說
出於柳世人但以弩張爲筋骨不知不弩張自
有筋骨焉

隨好深淺

有人收得虞世南與圓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賣
之至礬卿二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硯一
枚房邨二字得芋千頭隨人好之深淺

時易

元章

綠君亭

予家晉古帖千軸蓋散一百軸矣。今惟絕精只
有十軸在。有奇書亦續續去矣。晉畫必可保。蓋
緣數晉物。命所居為寶晉齋。身到則掛之。當世
不復有矣。書畫不可論價。士人難以貨取。所以
通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
亦大可笑。人生適日之事。看久即厭。時易新翫。
兩適其欲。乃是達者。

蔡君謨筆法

近年筆法蔡君謨獨步。當世予嘗戲謂君謨言
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船不離處所。君謨以
為能取譬。

辟支佛

張修家有辟支佛。下畫王維仙桃巾黃服合掌
頂禮。乃是自寫真。與世所傳關中十大弟子真
法相似。

十紙說

元章

綠君亭

福州紙漿。捶亦能歲久。予往見杭州俞氏張長史惡札。禪師不合爲婚主是也。入水亦不透。越陶竹萬杵。在油拳上緊薄可愛。予年五十始作此紙。謂之金版也。河北桑皮紙白而慢。愛糊漿。捶成佳。如古紙。予得用淮陽守糊背二幅。捶亦頗佳。仍發墨彩。六合紙自晉已用。乃葵侯漁網遺制也。網麻也。人因而用木皮油拳。不漿濕則捶能如漿。然不

耐久。唐人以漿捶。

六合慢麻紙。書經明透。歲久水濡不入。今人以油拳策經爲卷。則不耐背。白書耳。

饒州竹入墨。在連上。又有夷皮紙。天性如染。薄緊可愛。亦宜背古書。

連紙不可寫經。用小便浸稻餘。非竹也。天陰便臭。又連蠹。非佳品。漿捶亦不成。無爲紙亦有細白者。捶亦入用。川麻不漿以膠。

作黃紙。唐詔敕所以有白麻之別也。長沙雲益廿年前未使灰。透明有骨。古紙擣細者不在唐澄心之下。因康王教紙匠。遂入灰品。不及康王展之。則石灰滿手。

康王作紙錢紙。遂使天下近利厚。故俗更不作好紙。在筠上循紙。上領嶠梅紙品。在池上循韶藤。皆有紙而韶大行於嶺南。不入墨如循也。

唐硬黃摹書。皆令冷金向明搨也。紙細無如川紙。故詔敕用而禁臣下。上表不得僭也。

用品

器以用為功。玉不為鼎。陶不為柱。文錦之美。方暑則不先於表。出之綌楮葉。雖工而無補於宋人之拙。夫如是。則石理發墨為上。色次之。形製工拙又其次。文藻緣飾。雖天然失硯之用。

樣品

晉硯見於晉顧愷之畫者。有於天生疊石上刊

人面者有十蹄圓銅硯中如鑲者予嘗以紫石作之。有上圓下方於圓純上刊兩竅署筆者有如鳳字兩足者。獨此甚多。所謂鳳凰池也。蓋以上竝晉製。見於晉人圖畫。世俗呼爲風字。蓋不原兩足之製。謂之鳳足。至今端州石工以兩眼相對於足傍者。謂之鳳足。鳳之義取五色英文。燦然成章也。今人有收得右軍硯。其製與晉圖畫同。頭狹四寸許。下闊六寸許。頂兩純皆綽慢。

下不勒成痕。外如內之製。足狹長。色紫類溫巖。中凹成臼。又有收得智永硯。頭微圓。又類箕象。中亦成臼矣。又有人收古銅硯一龜銜一硯如蓮葉兩足。龜腹圓。墨水不可出。以筆頭就之。則出。又參政蘇文簡家收唐畫。唐太宗長孫后納諫圖。宮人於瑪瑙盤中托一圓頭鳳池硯。似晉製。頭純直微凸。如書鳳字。左右純斜。刊下不勒痕。摺向頂亦然。不滯墨。其外隨內勢。簡易其後。

至隋唐工稍巧頭圓身微瘦下闊而足或圓爲
柱已不逮古至本朝變成穹高腰瘦刃闊鉞斧
之狀仁廟已前硯多作此製後差少資政殿學
士蒲傳正收真宗所用硯與仁廟賜駙馬都尉
李公炤鳳池硯形製一同至今尚方多此製國
初已來公卿家往往有之仁宗已前賜史院官
硯皆端溪石純薄上狹下闊峻直不出足中坦
夷猶有鳳池之像或有四邊刊花中爲魚爲龜
者凡此形製多端下巖奇品也嘉祐末硯樣已
如大指麓心甚凸意求渾厚而氣象益不古純
斗故勒深滯墨難滌心凸故點筆不圓常如三
角簇蓋古硯皆心凹後稍正平未有凸者始自
侍讀學士唐彥猷作紅絲辟雍硯心高凸至作
馬蹄樣亦心凸至磨墨溜向身出觀墨色則凸
高增浮泛之勢援毫則非便也其晉銅硯雖如
鐵然頂殊平以便援毫今杭州龍華寺收梁傳

大夫甃硯一枚甚大磁褐色心如鍤環木如辟雍之製下作浪花擢環近足處而磨墨處無磁油然殊著墨古墨稱螺亦恐不若近世堅不然殆不可磨也又丹陽人多於古塚得銅硯三足蹄有蓋不鏤花中陷一片陶今人往往作硯於其中翻以爲匣也唐墓中間有得如蓮葉中凹兩足如鳳池之製甚薄足或如棗也今歙人最多作形製而土人尤重端樣以平直斗樣爲貴

得美石無瑕必先作此樣滯墨甚可惜也大抵石美無瑕方可施工璞而厚者土人多識其藏疾不復巧製人或因其渾厚而美之余嘗惡歙樣俗者凡刊改十餘硯纔半指許便有病見頓令人減愛其端人不斲成祇特璞賣者亦多如是陳文惠丞相家收一蜀王衍時皇太子陶硯連蓋蓋上有鳳坐一臺餘雕雜花草涅之以金泥紅漆有字曰鳳凰臺此製方直上狹筭在硯

上中甚平也。唐之製見文房四譜。今之製見歙州硯圖。故不重出。此人力所為也。吾收一青翠疊石。堅響三層。傍一嵌磨墨。上出一峰高尺餘。頂復平。嵌巖如亂雲。四垂以覆硯。以水澤頂。則隨葉垂珠。滴硯心上。有銘識事。見唐莊南傑賦。乃歷代所寶也。又收一正紫石。四疊。下有坐有足。巧於瘦。盂足上起一枝細狹枝。上盤兩疊。長七寸餘。闊四寸餘。如靈芝首銳。下闊。天然鳳池之象。中微凹。點水磨墨。可書十幅紙。石理在方城之右。此非人力所成。信天下之瑰寶也。

端州巖石

巖有四。下巖。上巖。半邊巖。後礫巖。予嘗至端。故得其說。詳下巖第一。穿洞深。入不論四時。皆為水浸。治平中。貢硯。取水月餘。方及石。石細扣之。清越。鸚鵡眼。圓碧。暈多。明瑩。石嫩甚者。如泥。無聲。不著墨。清越者。溫潤。著墨。快不熱。無泡。然良

久微滲若油發艷亦有不乏者然方城溫巖十磨此石三十磨方相及下巖既深工人所費多硯直不補故力無能取近年無復有聞有仁廟已前賜史院官硯多是其後來歲貢惟上巖石上巖在山上石性乾紫色深理麤性硬眼黃差不圓而青色淡其巖深處間有潤者而眼終不如下巖也有著墨者拒墨者其著墨者初用半月前甚快蓋細砂石所發出理也半月後則退

生光撻墨又須以柔石發之已而復然拒墨者雖新成便拒墨此等石扣之聲皆堅響而老半邊巖者在山半石理同上巖色多青紫近墨多瑕而眼長如卵有瞎眼者中是白點死眼者黑點而暈細翳眼者或青或黑橫亂其眼又多青不成眼圓點橫長青間道如松木紋其極麤者費筆而稍細者多乏後礫石上人刻爲盆印合壓紙兒戲之物多夾砂無眼少瑕間有極細軟

者發墨不乏扣之無聲土人不貴而用實有在半邊上巖之上者不可常得又徧詢石工云子石未嘗有其在巖中實於大石版上鑿豈有中包一子者予嘗謂若溪流中多有卵石石容差徧可斲而磨墨所謂石子世因訛爲子石至有斲樣相似而爲之者於理必不於大石中心復生卵石也世之好奇者又以歙州羅紋石作子石硯紋本直兩頭取銳則紋脫短至左右頰自然成漩紋便謂之是真子石可笑綠石帶黃色亦爲硯多以爲器材甚美而得墨快少光彩已上硯平生約見五七百枚十千已上無估

舉拂

元章晚年學禪有得知淮陽軍未卒先一月作親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造香楠木棺飲食坐臥書判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請郡僚舉拂示衆曰衆

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逝

來生爲寺伽藍

潤州鶴林寺有馬素塔唐人詩因過竹院逢僧
話卽此地也襄陽米元章愛其松石沈秀誓以
來生爲寺伽藍永護名勝公沒時鶴林伽藍無
故塌下里人知公欲還宿願於此至今祠於寺
之左闕



余覽寶晉三集十餘年矣情乎不傳凡從稗官
野史或法書名畫間見海岳遺事遺文輟書寸
楮敬白香山投一磁瓶中未可云金林一箇肉也
幸而抄得編東坡竹紀友人索余合流章序梓行
因簡向來拾得者錄成一冊畧無詮次至其淨名
三西園詒名葦久已膾炙人口不敢收載云湖菴毛

晉後



元章

綠君亭

五

書